後漢書/卷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郭陳列傳 ◄

後漢書　卷四十七
班梁列傳　第三十七

►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

班超〈子勇〉　梁慬

班超

班超字仲升，扶風平陵人，徐令彪之少子也。爲人有大志，不修細節。然內孝謹，居家常執勤苦，不恥勞辱。有口辯，而涉獵書傳。[1]永平五年，兄固被召詣校書郎，[2]超與母隨至洛陽。家貧，常爲官傭書以供養。久勞苦，嘗輟業投筆歎曰：「大丈夫無它志略，猶當效傅介子、張騫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筆研間乎？」[3]左右皆笑之。超曰：「小子安知壯士志哉！」其後行詣相者，曰：「祭酒，布衣諸生耳，[4]而當封侯萬里之外。」超問其狀。相者指曰：「生燕頷虎頸，飛而食肉，此萬里侯相也。」久之，顯宗問固「卿弟安在」，固對「爲官寫書，受直以養老母」。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，[5]後坐事免官。

十六年，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，以超爲假司馬，將兵別擊伊吾，戰於蒲類海，[6]多斬首虜而還。固以爲能，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。

超到鄯善，[7]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，後忽更踈懈。超謂其官屬曰：「寧覺廣禮意薄乎？此必有北虜使來，狐疑未知所從故也。明者睹未萌，況已著邪。」乃召侍胡詐之曰：「匈奴使來數日，今安在乎？」侍胡惶恐，具服其狀。超乃閉侍胡，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，與共飲，酒酣，因激怒之曰：「卿曹與我俱在絕域，[8]欲立大功，以求富貴。今虜使到

裁數日，而王廣禮敬即廢；如令鄯善収吾屬送匈奴，骸骨長爲豺狼食矣。爲之柰何？」官屬皆曰：「今在危亡之地，死生從司馬。」超曰：「不入虎穴，不得虎子。當今之計，獨有因夜以火攻虜，使彼不知我多少，必大震怖，可殄盡也。滅此虜，則鄯善破膽，功成事立矣。」衆曰：「當與從事議之。」超怒曰：「吉凶決於今日。從事文俗吏，聞此必恐而謀泄，死無所名，非壯士也！」衆曰：「善」。初夜，遂將吏士往奔虜營。會天大風，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，約曰：「見火然，皆當鳴鼓大呼。」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。超乃順風縱火，前後鼓噪。虜衆驚亂，超手格殺三人，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，餘衆百許人悉燒死。[9]明日乃還告郭恂，恂大驚，旣而色動。超知其意，舉手曰：「掾雖不行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？」恂乃悅。超於是召鄯善王廣，以虜使首示之，一國震怖。超曉告撫慰，遂納子爲質。還奏於竇固，固大喜，具上超功效，并求更選使使西域。帝壯超節，詔固曰：「吏如班超，何故不遣而更選乎？今以超爲軍司馬，令遂前功。」超復受使，固欲益其兵，超曰：「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。如有不虞，多益爲累。」

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莎車，遂雄張南道，[10]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。超旣西，先至于窴。廣德禮意甚踈。且其俗信巫。巫言：「神怒何故欲向漢？漢使有騧馬，[11]急求取以祠我。」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。超密知其狀，報許之，而令巫自來取馬。有頃，巫至，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，因辭讓之。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，大惶恐，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。超重賜其王以下，因鎮撫焉。

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，倚恃虜威，據有北道，攻破疏勒，殺其王，[12]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。明年春，超從閒道至疏勒。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。勑慮曰：「兜題本非疏勒種，國人必不用命。若不即降，便可執之。」慮旣到，兜題見慮輕弱，殊無降意。慮因其無備，遂前劫縛兜題。左右出其不意，皆驚懼奔走。慮馳報超，超即赴之，悉召疏勒將吏，說以龜茲無道之狀，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，[13]國人大悅。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，超不聽，欲示以威信，釋而遣之。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。

十八年，帝崩。焉耆以中國大喪，[14]遂攻沒都護陳睦。超孤立無援，而龜茲、姑墨數發兵攻疏勒。[15]超守盤橐城，與忠爲首尾，士吏單少，拒守歲餘。肅宗初即位，以陳睦新沒，恐超單危不能自立，下詔徵超。超發還，疏勒舉國憂恐。其都尉黎弇曰：「漢使弃我，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。誠不忍見漢使去。」因以刀自剄。超還至于窴，王侯以下皆號泣曰：「依漢使如父母，誠不可去。」互抱超馬腳，不得行。超恐于窴終不聽其東，又欲遂本志，乃更還疏勒。疏勒兩城自超去後，復降龜茲，而與尉頭連兵。[16]超

捕斬反者，擊破尉頭，殺六百餘人，疏勒復安。

建初三年，超率疏勒、康居、于窴、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，[17]破之，斬首七百級。超欲因此叵平諸國，[18]乃上疏請兵。曰：「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，故北擊匈奴，西使外國，鄯善、于窴即時向化。今拘彌、莎車、疏勒、月氏、烏孫、康居復願歸附，欲共并力破滅龜茲，平通漢道。若得龜茲，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。臣伏自惟念，卒伍小吏，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，庶幾張騫弃身曠野。[19]昔魏絳列國大夫，尚能和輯諸戎，[20]況臣奉大漢之威，而無鈆刀一割之用乎？[21]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，號爲斷匈奴右臂。[22]今西域諸國，自日之所入，莫不向化，[23]大小欣欣，貢奉不絕，唯焉耆、龜茲獨未服從。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，備遭艱戹。自孤守疏勒，於今五載，胡夷情數，臣頗識之。問其城郭小大，皆言『倚漢與依天等』。以是效之，則葱領可通，[24]葱領通則龜茲可伐。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，以步騎數百送之，與諸國連兵，歲月之間，龜茲可禽。以夷狄攻夷狄，計之善者也。[25]臣見莎車、疏勒田地肥廣，草牧饒衍，不比敦煌、鄯善間也，[26]兵可不費中國而粮食自足。且姑墨、溫宿二王，特爲龜茲所置，[27]既非其種，更相厭苦，其埶必有降反。若二國來降，則龜茲自破。願下臣章，參考行事。誠有萬分，死復何恨。臣超區區，特蒙神靈，竊冀未便僵仆，目見西域平定，陛下舉萬年之觴，[28]薦勳祖廟，布大喜於天下。」[29]書奏，帝知其功可成，議欲給兵。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，上疏願奮身佐超。五年，遂以幹爲假司馬，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。

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，遂降於龜茲，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。[30]會徐幹適至，超遂與幹擊番辰，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，多獲生口。超既破番辰，欲進攻龜茲。以烏孫兵彊，宜因其力，乃上言：「烏孫大國，控弦十萬，故武帝妻以公主，[31]至孝宣皇帝，卒得其用。[32]今可遣使招慰，與共合力。」帝納之。八年，拜超爲將兵長史，假鼓吹幢麾。[33]以徐幹爲軍司馬，別遣衞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，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。[34]

李邑始到于窴，而值龜茲攻疏勒，恐懼不敢前，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，又盛毀超擁愛妻，抱愛子，安樂外國，無內顧心。超聞之，歎曰：「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，恐見疑於當時矣。」[35]遂去其妻。帝知超忠，乃切責邑曰：「縱超擁愛妻，抱愛子，思歸之士千餘人，何能盡與超同心乎？」令邑詣超受節度。詔超：「若邑任在外者，便留與從事。」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。徐幹謂超曰：「邑前親毀君，欲敗西域，今何不緣詔書留之，更遣它吏送侍子乎？」超曰：「是何言之陋也！以邑毀超，故今遣之。內省不疚，何卹人言！[36]快意留之，非忠臣也。」

明年，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，超因發疏勒、于窴兵擊莎車。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，啖以重利[37]忠遂反從之，西保烏即城。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，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。積半歲，而康居遣精兵救之，超不能下。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，相親，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，令曉示康居王，康居王乃罷兵，執忠以歸其國，烏即城遂降於超。

後三年，忠說康居王借兵，還據損中，[38]密與龜茲謀，遣使詐降於超。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。忠大喜，即從輕騎詣超。超密勒兵待之，爲供張設樂。[39]酒行，乃叱吏縛忠斬之。因擊破其衆，殺七百餘人，南道於是遂通。

明年，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，復擊莎車。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、姑墨、尉頭合五萬人救之。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：「今兵少不敵，其計莫若各散去。于窴從是而東，長史亦於此西歸，可須夜鼓聲而發。」陰緩所得生口。龜茲王聞之大喜，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，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。超知二虜已出，密召諸部勒兵，雞鳴馳赴莎車營，胡大驚亂奔走，追斬五千餘級，大獲其馬畜財物。莎車遂降，龜茲等因各退散，自是威震西域。

初，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，是歲貢奉珍寶、符拔、師子，[40]因求漢公主。超拒還其使，由是怨恨。永元二年，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。超衆少，皆大恐。超譬軍士曰：「月氏兵雖多，然數千里踰葱領來，非有運輸，何足憂邪？但當收穀堅守，彼飢窮自降，不過數十日決矣。」謝遂前攻超，不下，又鈔掠無所得。超度其糧將盡，必從龜茲求救，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。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。超伏兵遮擊，盡殺之，持其使首以示謝。謝大驚，即遣使請罪，願得生歸。超縱遣之。月氏由是大震，歲奉貢獻。

明年，龜茲、姑墨、溫宿皆降，乃以超爲都護，徐幹爲長史。拜白霸爲龜茲王，遣司馬姚光送之。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，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。超居龜茲它乾城，徐幹屯疏勒。西域唯焉耆、危須、尉犂以前沒都護，懷二心，其餘悉定。

六年秋，超遂發龜茲、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，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。兵到尉犂界，而遣曉說焉耆、尉犂、危須曰：「都護來者，欲鎮撫三國。即欲改過向善，宜遣大人來迎，[41]當賞賜王侯已下，事畢即還。今賜王綵五百匹。」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

支奉牛酒迎超。[42]超詰鞬支曰：「汝雖匈奴侍子，而今秉國之權。都護自來，王不以時迎，皆汝罪也。」或謂超可便殺之。超曰：「非汝所及。此人權重於王，今未入其國而殺之，遂令自疑，設備守險，豈得到其城下哉！」於是賜而遣之。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，奉獻珍物。

焉耆國有葦橋之險，廣乃絕橋，不欲令漢軍入國。超更從它道厲度。[43]七月晦，到焉耆，去城二十里，營大澤中。廣出不意，大恐，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。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，密遣使以事告超，超即斬之，示不信用。乃期大會諸國王，因揚聲當重加賞賜，於是焉耆王廣、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。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，[44]皆亡入海，而危須王亦不至。坐定，超怒詰廣曰：「危須王何故不到？腹久等所緣逃亡？」遂叱吏士收廣、汎等於陳睦故城，斬之，傳首京師。因縱兵鈔掠，斬首五千餘級，獲生口萬五千人，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，更立元孟爲焉耆王。超留焉耆半歲，慰撫之。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。

明年，下詔曰：「往者匈奴獨擅西域，寇盜河西，永平之末，城門晝閉。先帝深愍邊萌嬰羅寇害，乃命將帥擊右地，破白山，臨蒲類，[45]取車師，城郭諸國震慴響應，遂開西域，置都護。而焉耆王舜、舜子忠獨謀悖逆，恃其險隘，覆沒都護，并及吏士。先帝重元元之命，憚兵役之興，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。超遂踰葱領，迄縣度，[46]出入二十二年，莫不賓從。改立其王，而綏其人。不動中國，不煩戎士，得遠夷之和，同異俗之心，而致天誅，蠲宿恥，以報將士之讎。[47]《司馬法》曰：『賞不踰月，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。』其封超爲定遠侯，邑千戶。」[48]

超自以久在絕域，年老思土。十二年，上疏曰：「臣聞太公封齊，五世葬周，狐死首丘，代馬依風。[49]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，況於遠處絕域，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？蠻夷之俗，畏壯侮老。[50]臣超犬馬齒殲，常恐年衰，奄忽僵仆，孤魂弃捐。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，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，[51]如自以壽終屯部，誠無所恨，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。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願生入玉門關。[52]臣老病衰困，冒死瞽言，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。[53]及臣生在，令勇目見中土。」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：

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，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，爵列通侯，位二千石。天恩殊絕，誠非小臣所當被蒙。超之始出，志捐軀命，冀立微功，以自陳效。會陳睦之變，道路隔絕，超以一身轉側絕域，曉譬諸國，因其兵衆，每有攻戰，輒爲先登，身被金夷，[54]

不避死亡。賴蒙陛下神靈，且得延命沙漠，至今積三十年。骨肉生離，不復相識。所與相隨時人士衆，皆已物故。超年最長，今且七十。衰老被病，頭髮無黑，兩手不仁，[55]耳目不聰明，扶杖乃能行。雖欲竭盡其力，以報塞天恩，迫於歲暮，犬馬齒索。蠻夷之性，悖逆侮老，而超旦暮入地，乆不見代，恐開姦宄之源，生逆亂之心。而卿大夫咸懷一切，莫肯遠慮。如有卒暴，超之氣力不能從心，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，下弃忠臣竭力之用，誠可痛也。故超萬里歸誠，自陳苦急，延頸踰望，三年於今，未蒙省錄。[56]

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，六十還之，[57]亦有休息不任職也。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，得萬國之歡心，不遺小國之臣，況超得備侯伯之位，故敢觸死爲超求哀，匄超餘年。[58]一得生還，復見闕庭，使國永無勞遠之慮，西域無倉卒之憂，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，子方哀老之惠。[59]詩云：「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，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」[60]超有書與妾生訣，恐不復相見。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，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，誠可哀憐。如不蒙救護，超後有一旦之變，冀幸超家得蒙趙母、衛姬先請之貸。[61]妾愚戇不知大義，觸犯忌諱。

書奏，帝感其言，乃徵超還。

超在西域三十一歲。十四年八月至洛陽，拜爲射聲校尉。超素有匈脅疾，既至，病遂加。帝遣中黃門問疾，賜醫藥。其年九月卒，年七十一。朝廷愍惜焉，使者弔祭，贈賵甚厚。子雄嗣。

初，超被徵，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。與超交代。尚謂超曰：「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，而小人猥承君後，任重慮淺，宜有以誨之。」超曰：「年老失智，任君數當大位，豈班超所能及哉！必不得已，願進愚言。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，皆以罪過徙補邊屯。而蠻夷懷鳥獸之心，難養易敗。今君性嚴急，水清無大魚，察政不得下和。[62]宜蕩佚簡易，寬小過，總大綱而已。」超去後，尚私謂所親曰：「我以班君當有奇策，今所言平平耳。」尚至數年，而西域反亂，以罪被徵，如超所戒。

有三子。長子雄，累遷屯騎校尉。會叛羌寇三輔，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，就拜京兆尹。雄卒，子始嗣，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。主順帝之姑，貴驕淫亂，與嬖人居帷中，而召始入，使伏牀下。始積怒，永建五年，遂拔刃殺主。帝大怒，腰斬始，同產皆弃市。超少子勇。

子 勇

勇字宜僚，少有父風。永初元年，西域反叛，以勇爲軍司馬。與兄雄俱出敦煌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。因罷都護。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。

元初六年，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，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。後數月，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，進擊走前王，略有北道。鄯善王急，求救於曹宗，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，報索班之恥，因復取西域。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。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，遂弃西域。勇上議曰：「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，兼總百蠻，以逼障塞。於是開通西域，離其黨與，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，斷其右臂。遭王莽篡盜，徵求無猒，胡夷忿毒，遂以背叛。光武中興，未遑外事，故匈奴負彊，驅率諸國。及至永平，再攻敦煌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。孝明皇帝深惟廟策，[63]乃命虎臣出征西域，[64]故匈奴遠遁，邊境得安。及至永元，莫不內屬。會間者羌亂，西域復絕，北虜遂遣責諸國，備其逋租，高其價直，嚴以期會。鄯善、車師皆懷憤怨，思樂事漢，其路無從。前所以時有叛者，皆由牧養失宜，還爲其害故也。今曹宗徒恥於前負，欲報雪匈奴，而不尋出兵故事，未度當時之宜也。夫要功荒外，萬無一成，若兵連禍結，悔無及已。況今府藏未充，師無後繼，是示弱於遠夷，暴短於海內，臣愚以爲不可許也。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，今宜復之，復置護西域副校尉，居於敦煌，如永元故事。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，西當焉耆、龜茲徑路，南彊鄯善、于窴心膽，北扞匈奴，東近敦煌。如此誠便。」

尚書問勇曰：「今立副校尉，何以爲便？又置長史屯樓蘭，利害云何？」勇對曰：「昔永平之末，始通西域，初遣中郎將居敦煌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，既爲胡虜節度，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。故外夷歸心，匈奴畏威。今鄯善王尤還，[65]漢人外孫，若匈奴得志，則尤還必死。此等雖同鳥獸，亦知避害。若出屯樓蘭，足以招附其心，愚以爲便。」長樂衞尉鐔顯、廷尉綦毋參、司隸校尉崔據難曰：「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，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。今車師已屬匈奴，鄯善不可保信，一旦反覆，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？」[66]勇對曰：「今中國置州牧者，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。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，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。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，虜埶弱則爲患微矣。孰與歸其府藏，續其斷臂哉！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，設長史以招懷諸國，若弃而不立，則西域望絕。望絕之後，屈就北虜，緣邊之郡將受困害，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。今不廓開朝廷之德，而拘屯戍之費，若北虜遂熾，豈安邊乆長之策哉！」太尉屬毛軫難曰：「今若置校尉，則西域駱驛遣使，求索無猒，與之則費難供，不與則失其心。一旦爲匈奴

所迫，當復求救，則爲役大矣。」勇對曰：「今設以西域歸匈奴，而使其恩德大漢，不爲鈔盜則可矣。如其不然，則因西域租入之饒，兵馬之衆，以擾動緣邊，是爲富仇讎之財，增暴夷之埶也。置校尉者，宣威布德，以繫諸國內向之心，以疑匈奴覬覦之情，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。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，其來入者，不過稾食而已。今若拒絕，埶歸北屬，夷虜并力以寇并、涼，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。置之誠便。」於是從勇議，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，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。雖復羈縻西域，然亦未能出屯。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，河西大被其害。

延光二年夏，復以勇爲西域長史，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。[67]明年正月，勇至樓蘭，以鄯善歸附，特加三綬。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，勇開以恩信，白英乃率姑墨、溫宿自縛詣勇降。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，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，收得前部五千餘人，於是前部始復開通。還，屯田柳中。

四年秋，勇發敦煌、張掖、酒泉六千騎及鄯善、疏勒、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，[68]大破之。首虜八千餘人，馬畜五萬餘頭。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，將至索班沒處斬之，以報其恥，傳首京師。永建元年，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。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，[69]亦更立其種人爲王，於是車師六國悉平。

其冬，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，呼衍王亡走，其衆二萬餘人皆降。捕得單于從兄，勇使加特奴手斬之，以結車師匈奴之隙。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，至金且谷，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。單于引去，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，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。是後車師無復虜跡，城郭皆安。唯焉耆王元孟未降。

二年，勇上請攻元孟，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。[70]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，分騎爲兩道擊之。勇從南道，朗從北道，約期俱至焉耆。而朗先有罪，欲徼功自贖，遂先期至爵離關，遣司馬將兵前戰，首虜二千餘人。元孟懼誅，逆遣使乞降，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。元孟竟不肯面縛，唯遣子詣闕貢獻。朗遂得免誅。勇以後期，徵下獄，免。後卒于家。

梁慬

梁慬字伯威，[71]北地弋居人也。[72]父諷，歷州宰。永元元年，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，除諷爲軍司馬，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，宣國威德，其歸附者萬餘人。後坐失憲意，

髡輸武威，武威太守承旨殺之。竇氏旣滅，和帝知其爲憲所誣，徵憘，除爲郎中。

憘有勇氣，常慷慨好功名。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，再遷，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。憘行至河西，會西域諸國反叛，攻都護任尚於疏勒。尚上書求救，詔憘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，憘未至而尚已得解。會徵尚還，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，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。禧、博守它乾城。它乾城小，憘以爲不可固，乃譎說龜茲王白霸，欲入共保其城，白霸許之。吏人固諫，白霸不聽。憘旣入，遣將急迎禧、博，合軍八九千人。龜茲吏人並叛其王，而與溫宿、姑墨數萬兵反，共圍城。憘等出戰，大破之。連兵數月，胡衆敗走，乘勝追擊，凡斬首萬餘級，獲生口數千人，駱駝畜產數萬頭，龜茲乃定。而道路尚隔，檄書不通。歲餘，朝廷憂之。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，數有背叛，吏士屯田，其費無已。永初元年，遂罷都護，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憘、禧、博及伊吾盧、柳中屯田吏士。

二年春，還至敦煌。會衆羌反叛，朝廷大發兵西擊之，逆詔憘留爲諸軍援。憘至張掖日勒。[73]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，殺略吏人。憘進兵擊，大破之，乘勝追至昭武，[74]虜遂散走，其能脫者十二三。及至姑臧，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憘降，並尉譬遣還故地，河西四郡復安。

憘受詔當屯金城，聞羌轉寇三輔，迫近園陵，即引兵赴擊之，轉戰武功美陽關。[75]憘臨陣被創，不顧，連破走之，盡還得所掠生口，獲馬畜財物甚衆，羌遂奔散。朝廷嘉之，數璽書勞勉，委以西方事，令爲諸軍節度。

三年冬，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。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，中郎將龐雄爲副，將羽林五校營士，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，[76]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，詔憘行度遼將軍事。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，破之。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，連戰數月，攻之轉急，种移檄求救。明年正月，憘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，至屬國故城，與匈奴左將軍、烏桓大人戰，破斬其渠帥，殺三千餘人，虜其妻子，獲財物甚衆。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，圍憘。憘被甲奔擊，所向皆破，虜遂引還虎澤。三月，何熙軍到五原曼柏，[77]暴疾，不能進，遣龐雄與憘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。連營稍前，單于惶怖，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憘乞降，憘乃大陳兵受之。單于脫帽徒跣，面縛稽顙，納質。會熙卒于師，即拜憘度遼將軍。龐雄還爲大鴻臚。雄，巴郡人，有勇略，稱爲名將。

明年，安定、北地、上郡皆被羌寇，穀貴人流，不能自立。詔憘發邊兵迎三郡太守，使

將吏人徙扶風界。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。既還，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，輒授以羌侯印綬，坐專擅，徵下獄，抵罪。明年，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龐參，有詔原刑。語在龐參傳。

會叛羌寇三輔，關中盜賊起，拜慬謁者，將兵擊之。至湖縣，病卒。

何熙字孟孫，陳國人。少有大志。永元中，爲謁者。身長八尺五寸，善爲威容，贊拜殿中，音動左右。和帝偉之，擢爲御史中丞，歷司隸校尉、大司農。及在軍臨歿，遺言薄葬。三子：臨，瑾，阜。臨、瑾並有政能。阜俊才早沒。臨子衡，爲尚書，以正直稱，坐訟李膺等下獄，免官，廢于家。

史論

論曰：時政平則文德用，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，故漢世有發憤張膽，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，多矣。祭肜、耿秉啟匈奴之權，班超、梁慬奮西域之略，卒能成功立名，享受爵位，薦功祖廟，勒勳于後，亦一時之志士也。

贊曰：定遠慷慨，專功西遏。坦步葱、雪，咫尺龍沙。[78]慬亦抗憤，勇乃負荷。[79]

註釋

↑ 涉如涉水，獵如獵獸。言不能周悉，粗窺覽之也。《東觀記》曰：「超持公羊春秋，多所窺覽。」

↑ 校書郎，解見〈班固傳〉。

↑ 傅介子，北地人。昭帝時使西域，刺殺樓蘭王，封義陽侯。張騫，漢中人，武帝時鑿空開西域，封博望侯。續漢書作「乆弄筆研乎」。《華嶠書》作「乆事筆耕乎」。研音硯。

↑ 一坐所尊，則先祭酒。今稱祭酒，相尊敬之詞也。

↑ 《續漢志》曰：「蘭臺令史六人，秩百石，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。」

↑ 伊吾，匈奴中地名，在今伊州納職縣界。《前書》音義曰「蒲類，匈奴中海名，在敦煌北」也。

↑ 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，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。去陽關一千六百里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。

↑ 曹，輩也。

↑ 《東觀記》曰「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、副使比離支首及節」也。

↑ 于窴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，南與婼羌，西與姑墨接。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西城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東西六千餘里。東至玉門、陽關有兩道，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，至莎車，爲南道。雄張猶熾盛也。張音丁亮反。波，傍也。波音詖。

↑ 《續漢》及《華嶠書》「騧」字並作「騩」。說文：「馬淺黑色也。」音京媚反。

↑ 龜茲國居居延城，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，南與精絕，東與且末，北與烏孫，西與姑墨接。《前書》音義龜茲音丘慈。今龜音丘勿反，茲音沮惟反，蓋急言耳。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，至疏勒，爲北道。疏勒國居疏勒城，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。

↑ 續漢書曰「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，更名曰忠」也。

↑ 焉耆國居員渠城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，北與烏孫接。

↑ 姑墨國王居南城，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。

↑ 尉頭國居尉頭谷，去長八千六百五十里，南與疏勒接。衣服類烏孫也。

↑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，不屬都護。

↑ 叵猶遂也。

↑ 谷吉，長安人，永之父也。元帝時爲衞司馬，使送郅支單于侍子，爲郅支所殺。張騫，武帝時爲郎，使月氏，爲匈奴所閉，留之十餘歲，乃亡走大宛，窮急即射禽獸給食。

↑ 魏絳，晉大夫。晉悼公時，山戎使孟樂如晉，因魏絳納虎豹之皮，請和諸戎。公悅，使魏絳盟諸戎。事見左傳。輯亦和也。

↑ 賈誼曰：「莫邪爲鈍兮，鉛刀爲銛。」楚詞曰：「捐棄太阿，寶鉛刀兮。」

↑ 《前書》曰，漢遣公主爲烏孫夫人，結爲昆弟，則是斷匈奴右臂也。哀帝時劉歆上議曰，武帝時立五屬國，起朔方，伐朝鮮，起玄菟、樂浪，以斷匈奴之左臂。西伐大宛，結烏孫，裂匈奴之右臂。南面以西爲右也。

↑ 《西域傳》曰「自條支國乘水西行，可百餘日，近日所入」也。

↑ 效猶驗也。《西河舊事》曰：「葱領山，其上多葱，因以爲名。」

↑ 《前書》朝錯曰：「以蠻夷攻蠻夷，中國之利。」

↑ 敦煌今涼州縣。

↑ 溫宿國王居溫宿城，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。

↑ 詩曰：「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。」《前書》兒寬傳曰：「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。」

↑ 薦，進也。勳，功也。《左氏傳》曰：「反行飲至，舍爵策勳焉。」

↑ 番音潘，下同也。

↑ 烏孫國居赤谷城，去長安八千九百里。武帝元封中，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，以妻烏孫，贈送甚盛，烏孫以爲右夫人。

↑ 《西域傳》曰，宣帝即位，烏孫遣使上書，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，欲隔絕漢，烏

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，盡力擊匈奴，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。漢大發十五萬騎，五將軍分道並出。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，至右谷蠡王庭，獲四萬餘級，馬牛羊七十餘萬。

↑ 將兵長史，解見和帝紀。平帝元始二年，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，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。《古今樂錄》曰：「橫吹，胡樂也。張騫入西城，傳其法於長安，唯得摩訶兜勒一曲，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，乘輿以爲武樂，後漢以給邊將，萬人將軍得之。在俗用者有黃鵠、隴頭、出關、入關、出塞、入塞、折楊柳、黃覃子、赤之楊、望行人十曲。」劉熙《釋名》曰：「幢，童也，其貌童童然。」蔡邕《月令章句》曰：「羽，鳥翼也，以爲旌幢麾也。」橫吹、麾幢皆大將所有，超非大將，故言假。

↑ 《前書》曰，烏孫國王先號昆莫，名獵驕靡，後書昆彌云。後代取「昆」字，靡彌聲相近，音有輕重耳。昆莫既死，子孫爭國，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，烏就屠爲小昆彌，賜印綬，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。

↑ 三至，解見〈寇榮傳〉。

↑ 疚，病也。卹，憂也。《論語》孔子曰：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！」《左氏傳》曰：「詩云『禮義不愆，何恤乎人之言』！」詩謂逸詩也。

↑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。啖音徒濫反。《前書》曰，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，啗以利。啖與啗同。

↑ 損中，未詳。《東觀記》作「頓中」，《續漢》及《華嶠書》並作「損中」，本或作「植」，未知孰是也。

↑ 供音居用反，張音竹亮反。

↑ 續漢書曰：「符拔，形似麟而無角。」

↑ 大人謂其酋豪。

↑ 鞬音九言反。

↑ 由帶以上爲厲，由膝以下爲揭，見爾雅也。

↑ 「十七」字本或爲「七十」。

↑ 《西河舊事》曰：「白山之中有好木，匈奴謂之天山，去蒲類海百里。」郭義恭《廣志》曰：「西域有白山，通歲有雪，亦名雪山。」破白山見〈明紀〉也。

↑ 迄，至也。縣度，山名。縣音玄。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。其處在皮山國以西，　　賓國之東也。

↑ 致猶至也。蠲，除也。

↑ 《東觀記》曰：「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。」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。

↑ 《禮記》曰：「太公封於營丘，比及五世，皆反葬於周。君子曰：『樂樂其所自生，禮不忘其本。古之人有言曰：狐死正丘首，仁也。』」鄭玄注曰：「正丘首，正首丘也。」代，郡名，在趙北。《韓詩外傳》曰「代馬依北風，飛鳥揚故巢」也。

↑ 案《前書》曰，匈奴，其俗壯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餘。貴壯健，賤老弱也。

↑ 金銀謂印也。金印紫綬，銀印青綬也。

↑ 玉門關屬敦煌郡，今沙州也。去長安三千六百里。關在敦煌縣西北。酒泉，今肅州也。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。

↑ 《東觀記》曰「時安息遣使獻大爵、師子，超遣子勇隨入塞」也。

↑ 夷，傷也。

↑ 不仁猶不遂也。

↑ 踰，遙也。高祖踰謂黥布曰：「何苦而反？」

↑ 《周禮》鄉大夫職曰：「國中七尺以及六十，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，皆征之。」征謂賦稅從征役也。《韓詩外傳》曰「二十行役，六十免役」，與《周禮》國中同，即知二十與《周禮》七尺同。《周禮》國中六十免役，野即六十有五，晚於國中五年。國中七尺從役，野六尺，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。七尺謂二十，六尺即十五也。此言十五受兵，謂據野外爲言，六十還之，據國中爲說也。

↑ 匄，乞。

↑ 葬骨，解見明紀。田子方，魏文侯之師也。見君之老馬棄之，曰：「少盡其力，老而棄之，非仁也。」於是收而養之。事見史記也。

↑ 詩大雅也。迄，其也。康、綏，皆安也。言先施恩惠於中國，然後乃安四方。

↑ 趙母謂趙奢之妻，趙括之母也。懼括敗，先請，得不坐。事見史記。衛姬者，齊桓公之姬。桓公與管仲謀伐衛，桓公入，姬請衛之罪。事見〈列女傳〉也。

↑ 家語孔子曰：「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。」

↑ 古者謀事必就祖，故言「廟策」也。

↑ 《毛詩》曰：「進厥虎臣，闞如虓虎。」

↑ 尤還，王名。

↑ 以勇爲軍司馬，故以將言之。將音子亮反。

↑ 柳中，今西州縣。

↑ 軍就，名也。

↑ 且音子余反。

↑ 河西四郡，金城、敦煌、張掖、酒泉。

↑ 懂音勤。

↑ 弋居，縣名。〈郡國志〉曰有鐵官。

↑ 日勒，縣名，屬張掖郡，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。

↑ 縣名，屬張掖郡，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。

↑ 美陽，縣名，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，於其所置關。

↑ 緣邊十郡謂五原、雲中、定襄、鴈門、朔方、代郡、上谷、漁陽、遼西、右北平。

↑ 曼柏，縣名，屬五原郡。

↑ 葱領、雪山，白龍堆沙漠也。八寸曰咫。坦步言不以爲艱，咫尺言不以爲遠也。

↑ 《左傳》曰：「其父析薪，其子弗克負荷。」言勇能繼超之功業。